

42
35
42

準貴

吳蜀通好

明帝奢靡

諸葛亮出師

司馬懿誅曹爽

吳易太子

吳侵淮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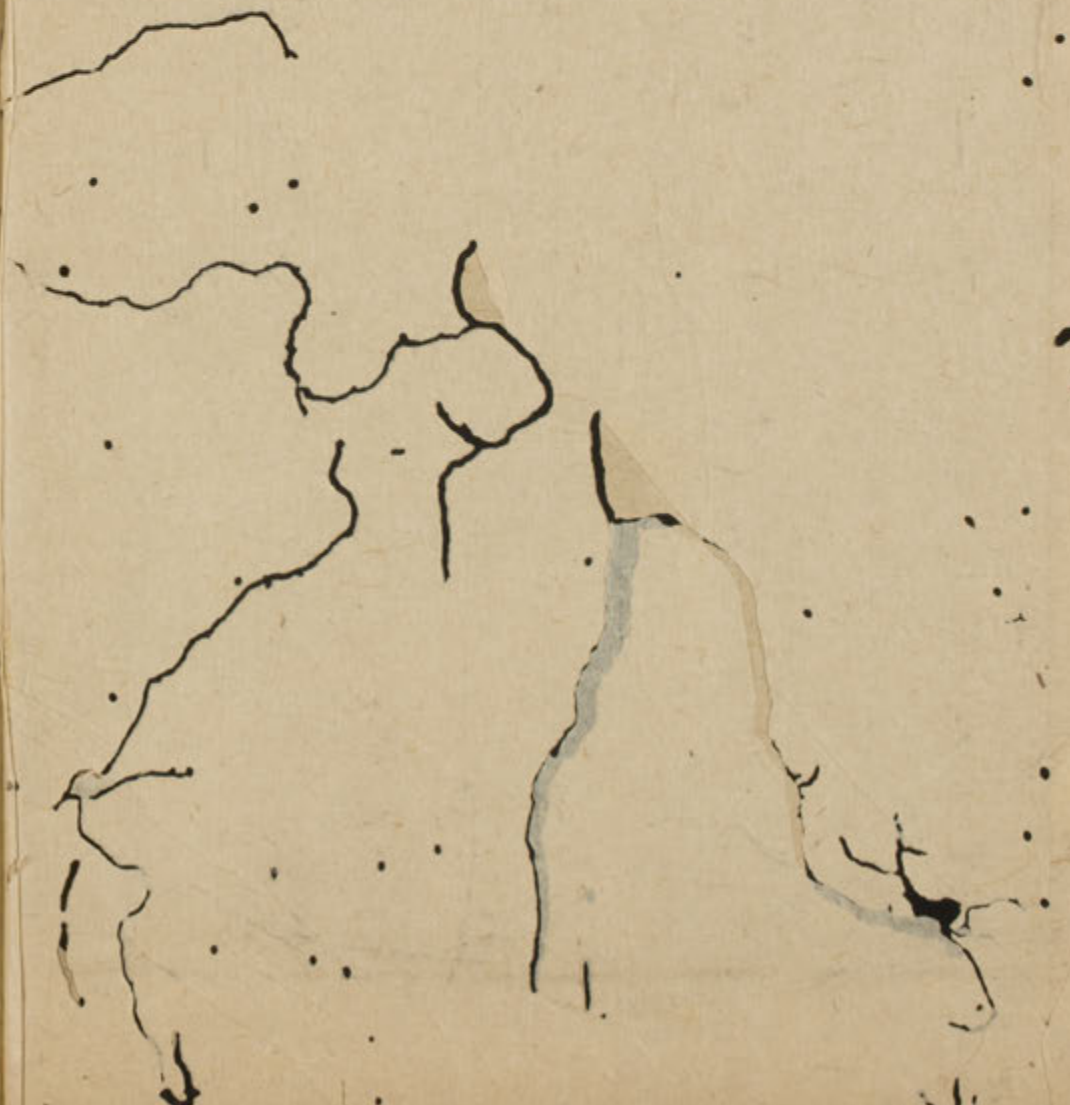
諸葛恪攻淮南

魏平遼東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

吳蜀通好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
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
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
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
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
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
復遠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
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
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



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宗室被髮不冠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

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爲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普字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縣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宿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

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
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
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
決羽亦何敢重欲于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
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
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
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豫州之衆
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執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
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
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
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

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
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
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
以西屬備

二十四年 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
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爲羽素驍
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
止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璋將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
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
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
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

呂蒙自量其力不克
向以守原者和事歸之也非南
兵以守也

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
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
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
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
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
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
關羽攻曹仁於樊
事見孫氏據江東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
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之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
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
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
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

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
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
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首可禽制下見
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
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
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
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
自解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
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
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
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

呂蒙與羽別以湘水為界
改字為

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
蒙為左右都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
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
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
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
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以攻羽孫
權為賊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見擊敗羽羽遂撤圍
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
精兵鱗艘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
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皆嫌
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

權翻力射羽以誘使丹陽
蒙請自隨時無官爵以羽

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驛都尉虞翻為書說仁為陳成
敗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調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
遂將仁至南郡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
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
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自暮使親近存恤耆老
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
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羽數使人與呂
蒙相問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蒙家致問或手書示信
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
士無異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十一月漢中
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

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晏等及
種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
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關羽
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
八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
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
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
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
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
陽華亭侯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漢主耻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

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
操身雖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
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
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
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
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
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
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
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
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犇孫權
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

括者瑾之言天下之心便漢
主國此與吳能仇能好其
乎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
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
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
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
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
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
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
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肯負孤猶孤
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
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
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
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

觀孫權若臣之問相誠相之愛尚不行於
其間所以能保其東

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然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適入耳
子瑜答孤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
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是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
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
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漢
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進軍秭
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
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
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為
關羽出報孫權否衆議咸云蜀小國且名將唯羽羽死軍
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陜弱而備之

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

三年春二月，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陞。下宜爲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猗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公緣山行軍，執不得展，自當罷於

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聽，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

夏五月，漢人自岷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王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安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

言接營、頃而兵、勝勢成之一
尔猶言一也

以爲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營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執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鏡，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

志曰：吾乃爲陸遜所折屨，豈非天邪？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論之，使陸遜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游江而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爲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犇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初，遜爲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

疆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
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
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
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
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
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瓜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
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
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
葛亮與尚書令灋正奸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
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
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

嘗不遠關羽陸遜不再改劉
備其所見國同也上智過智
三國所共見也

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
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
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
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
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
後七日吳破漢書到冬十一月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
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瑞報之吳漢復通四年夏四月癸
巳漢主殂於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秋八月漢尚書義陽
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
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
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

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并楊州四川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并江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夏四月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漢自是

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吳王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明帝太和二年夏四月吳主使以竝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寡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成與

蜀吳和利定後用武不復東顧
以備吳而觀河南之象欲自備吳
不得其西枕蜀長文

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
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
昔孝文甲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
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
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
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度漢非
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
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
而睦於我我之非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
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
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

屬吳充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

諸葛亮出師 平南中附

魏文帝黃初四年春三月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
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
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
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王又為
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天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
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
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効也汝與
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諡曰昭
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

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大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

不亦勞乎亮謂之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求昌太守求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更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國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六年春二月漢諸葛亮率眾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

漢俗謂天子為縣官亦謂為國家官勢猶言國勢也

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
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
納其言謬良之弟也秋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
亮由越雋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庾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
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
收闔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
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
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
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度
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
率而用之悉收其後深孟獲等以爲官定出其金銀丹漆

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七年春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
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明帝太和元年春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駐漢中使長
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
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
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
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
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
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

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瀆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
 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
 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管中之事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
 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
 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
 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
 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
 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
 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
 亦宜自諒以諮詔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
 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

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仲為掾仲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荆揚豫四州遏禦水賊凡用丁五六萬人必當

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帝乃止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初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

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于洛陽諸葛亮將入寇與群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郎

關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國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訂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爲疑兵其合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長安初越雋太守馬謖才望過人

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
 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
 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
 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遣亮
 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
 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
 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將
 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
 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
 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左
 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至平

後漢制有縣有鄉有亭

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
 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
 遺進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
 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壘進位討寇
 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策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
 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歛眾固守故不
 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
 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
 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
 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
 岸庫湏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

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識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貞以該驍為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 冬十一月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

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賢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

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
烏巢危於邲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
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
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
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基
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王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
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車青羌散騎武騎一千
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佳與行勞費正等

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
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
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
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
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
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
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樓上應之曰魏家科瀆卿所
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
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
亮入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

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魏救未能便到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郝昭爵關內侯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爲丞相 十二月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四年秋七月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竝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曾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

之計詔以羣議下貞貞據之遂行。八月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採取無由自敵是以觀兵以闕其釁昔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掾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不戰竦者

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閣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塗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

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豐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貞等班師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五年春二月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獲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大司馬曹貞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邵陵元侯曹貞卒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郃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

蜀道至右中三都護蜀省府
事蜀漢中前府事

有意力之曰故壽者隨
其後

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偃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寨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人還保

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脅而卒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

運糧不繼遣參軍孫資督軍成藩喻指乎亮作呼亮承以

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既足何以便歸又欲殺

督也導卒述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

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遺鎮平辭窮情竭

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

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

青龍元年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年春二月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

大舉 夏四月望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

度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

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

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

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

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

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

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

安堵軍無私馬 六月帝往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

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救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

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 秋八月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帕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復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

方亮之志誠以為若中受原
將行其言則天下所以為天下者
孰非亮乎亮之志誠以為若中受原
孰非亮乎亮之志誠以為若中受原
孰非亮乎亮之志誠以為若中受原

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相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相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相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
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
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
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王醉問禕曰楊儀
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旣已任之
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軍憤憤不知
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
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
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
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
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

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
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視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
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
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
手書與巴連名告于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
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犇馬而去延尋
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
軍還延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關道
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
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棧山通道
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

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犇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武侯

吳侵淮南

魏明帝太和二年夏五月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聞知者令請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主許之時

頗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相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眾欲遂與吳戰朱相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

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絀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命曹達引兵東與休合。達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百里獲無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

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望見，達軍散，馬走。休乃得還。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達以免。九月，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四年十二月，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召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五年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

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陵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果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逃走死傷過半凌尤之兄子也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諫曰寵為汝南太子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田間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

孫權自是日因力不支斃於
不遇時狂驕揚向後許有
涉故人亦而臨之非此孔明
自有同司以爭天下之心也

自魏下督州乃方至住謂
又職猶古之方伯也

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六年十二月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為守

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
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
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
爲長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 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
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
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
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
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
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大帝向岸船爲行身故謂全船
敵岸身船以自船身下也

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
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
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
軍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
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
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
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中
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邵議以
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衛其地若便進擊必
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
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谷肥疏其行

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北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其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死至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木乾宜當急去遜未答公方雅

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

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

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

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

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

陽陽城張拓聲執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盦託言任獵潛遣

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

還羣臣以爲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朱觥車駕可西幸

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

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魏平遼東

魏明帝太和二年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逐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六年秋九月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曷通曷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

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未乏職貢識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

青龍元年春二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爲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更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皆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

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
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
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
恐失計昭執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
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
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曼往昭忿言之
不用稱疾不朝吳王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夏六月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
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
公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
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其賢鼠子頭以擲于海無

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
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
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
搃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遠垂堂之戒輕萬
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
圖四海者不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
遠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
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柰何獨欲捐江東萬
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
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
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

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塞壟
 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
 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
 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養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
 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軌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
 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
 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塗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
 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
 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
 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
 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贄上

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為
 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
 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猥虜所
 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
 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背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
 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
 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
 淵徂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
 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俊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
 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
 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

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臬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

景初元年秋七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河東毋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

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率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通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遂命吳兩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爾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

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
 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
 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遠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
 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
 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殺其使羊銜曰不
 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
 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
 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
 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暴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
 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
 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

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

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

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諷其行人疑之

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

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

測也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

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斬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

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

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

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

兵夜走諸軍追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

魏制諸將者四五都督左
史人

魏制諸將者四五都督左
史人
男其耳

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
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
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
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
八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
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
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
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
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
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
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

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
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
以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兩寇懿乃合圍作
土山地道植櫓鉤衝書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
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禰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
大夫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
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大詩上公而建等
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
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
演乞克日送魏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
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

可復與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

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何廷尉高

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

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

罷作者使得就農禮記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

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

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

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蝨

斯之微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佗復以聞帝又欲

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

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攻民不

堪後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
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
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摠觀季
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灋度文景之恭儉
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
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
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
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
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
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
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灋則夏桀

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誠而乃自眩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
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
之臣雖驚駭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
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
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
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着襪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
此於禮何灋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灋服不以見阜阜
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
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
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
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

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犇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饒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本史右

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析榱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務飾官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

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
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
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
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萑角嘉禾必生此
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秋八月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龍
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
作司南車水轉百戲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
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
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
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

善人太戊武丁親災竦懼故天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從增
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爲福而已
哉帝爲之動容帝性嚴急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
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王肅上疏曰
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
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當食粟之士
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替而更之咸知
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
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
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
幸洛陽發民爲營看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

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
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有定期以次有事寧復
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
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
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
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
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
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
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
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
不可不察

四年冬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高堂隆上
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
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殿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方
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
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
民不堪命皆怨怒書曰大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
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
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王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
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
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
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

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簾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彞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

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與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冠推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彞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彞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書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

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竝與厮徒共供事
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
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
若有人來告權禪竝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
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
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
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
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
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
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
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典土攻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
懼辰象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
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
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
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久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
所在且夫祿賜幣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
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
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覬
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
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爲
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
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

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
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
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爲出猶恐不及
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
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
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
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
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士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
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
上書諫曰陛下天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
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

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於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
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富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
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皆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
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
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
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
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
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
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哀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
不釋甲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
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

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不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爲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瓜曾赤此魏室之太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徃徃基趾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司馬懿誅曹爽

魏明帝景初二年 初太祖爲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爲祕書郎文帝即位更命祕書曰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與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

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尚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及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刑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

故曰在左右而信之不便也
其安非為早聞也
外以經意則刑際自見
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

聽竝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居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竝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秋。」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

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齋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

相遠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尋殂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優禮大臣聞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

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宮室之後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子謚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執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進之孫謚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謚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

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爲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謚爲尚書畢軌爲司隸校尉晏等依執用事附會者升進遺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爲廷尉畢軌復枉奏毓免官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爲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爲揚州刺史

邵陵厲公正始四年冬十一月宗室曹罔上書曰古之王

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

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竝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
今魏尊尊之灋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
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
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
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
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皮刈股肱
獨任胷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
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
為力理執然也漢監秦之失封諸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疆天磐石膠固故
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
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徭用鼎錯之
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地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
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
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
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
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
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
輕執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

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于相靈閣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竝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

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致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周冀以此論感寤曹爽爽不能用

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通鑑卷之百一 卷十一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
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
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

九年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
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
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
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謂曰搃萬機
典禁兵不宜竝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
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
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
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

之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
并州少邪惠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
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
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奄奄
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
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
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
勝曰衆情謂公獲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
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為之備
恐不復相見以千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
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

老意荒不鮮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
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
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
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
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
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
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位
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
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
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
戒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果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
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
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
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舅書輅言太切
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為狂 太傅懿
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
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
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
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
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

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皆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憲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求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馬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

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追寤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相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大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將濟曰智囊往

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

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駕馬變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詰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爽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詰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

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為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謚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并相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大慘懿曰彼各為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

妻敬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敬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敬曰然則敬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敬遂出事定之後敬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秦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亡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

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之偉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傳玄

通鑑纂要卷之十一
五十一
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爽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吳易太子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五月吳太子登卒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其子和爲太子八月吳主封子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傳上疏諫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隆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

六年春正月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

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爲
交太上御名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
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
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
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侍
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
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衢上疏曰聞明
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修後得通遠近
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宜補察
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
而西北一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

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票
騎將軍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
夫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心不自安數譖毀太
子吳主復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太子如叔父張休
居延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
廟中專就如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
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揚竺全寄
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
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
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
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

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尚下有差等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親親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執以為執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執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矣之於執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執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罪之戒帝既悅懼夫八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役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譚承休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眾送葬東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陳吳主意乃稍解

嘉平二年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苦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危吟者歷年峻靜之曾孫也秋吳王遂幽太子和票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

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眾送葬東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陳吳主意乃稍解

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鬮。觀見甚惡之。敕據晃等無事。怒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親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千數。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竒。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初楊竺少獲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

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冬十一月吳主立子亮為太子。

三年夏四月。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

四年春正月。吳主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吳

潘皇后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昌后稱制故事。左右亦勝其意。伺其昏睡。盜殺之。託言中。後事泄。坐死者六人。夏四月。吳主殂。太子亮即位。太傅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

陽奮不肯徙。又數越法度。格為牋以遺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轉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誨。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勸課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

東海王彊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而闡項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官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間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白。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目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有天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郭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病者能其之。忠言逆耳。唯

遠金鑑卷之三十一 卷十一
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牙。廣德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王得咸懼。遂移南昌。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校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如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勸和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言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妃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諸葛恪寇淮南

孫繼述節附

時通。古。國。亦。皆。以。恪。為。才。俊。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狠。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大。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在。無。以。答。時。威。謂。之。失。言。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要。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著。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著。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冬十一月。吳主以太子亮幼小。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狠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太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在無以答時威。謂之失言。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要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著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著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

噴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
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
忘秋實之其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
棉方與來，敏對其意，無厭倦，敏以爲必能辨賊，言其明略
內定，貌無憂色也。况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蜀爲叢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
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禱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
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旣
文禱，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爲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
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

以聞，爲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又以會稽太守
北海滕胤爲太常，胤吳主壻也。

四年春二月，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據、
侍中孫峻入臥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殂，孫弘素與諸
葛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
恪，恪請弘各事於坐中殺之，乃發喪，謚吳主曰大皇帝。太
子亮卽位，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
衛將軍，呂據爲大司馬。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
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
衆於東興，更作大堤，左右結山，依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
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

葛謚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

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右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今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堵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太上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

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申、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督唐咨爲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裸身緣堤。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殺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懿不安。太守栢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爲吳害，晉天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太帝廟，獲重粟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五年春正月，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秦但得關

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墮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夷介冑生蟻蟲將士厭困苦豈其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

者耳每鑒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愛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格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孰省此論可以開悟矣勝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

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生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圖筭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籍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以滕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夏四月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圖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

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三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母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

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
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持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腹戰
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
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
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
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
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
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
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
營吏曰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白是莫敢言恪內惟
失計而取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迂恪恪立

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
犇諸將何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
傷病流曳道路或頭什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
呼而路晏然自若出倍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
銜徐乃旂師由此眾庶失望怨曠至吳汝南太守鄧艾言
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齟曲
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
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
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由也昔子胥吳起
南轅紫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
太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道從歸

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黑。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黑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嘗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太上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馳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領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管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是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

入。劔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約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母欲來奔。使人追殺之。以蓐席裹恪尸。篋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

威不可經日淡辰帝主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言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合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愴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殪葬之施報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祿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愛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遠方沮勸天下豈不

太哉昔樂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實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掖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疑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

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
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王履敵
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家網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
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廷忠
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
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其
議上奏推孫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有媚峻者言曰萬機
宜在公族若承嗣為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
乃表峻為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
由是士人失望滕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
繇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益

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相慮
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二年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峻不克死者數
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
其露元年秋九月孫峻使驍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
纂襲用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
峻設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峻卒
吳以綝為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
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
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

使人報胤欲共廢繇冬十月丁未繇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繇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繇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承以封爵使卒兵騎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許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繇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已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繇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已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徯魏者據

曰吾取為叛臣遂自殺十一月日孫繇遷大將軍繇負

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謂葛恪峻厚遇之官

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繇遇憲謂於峻時憲怒與將

軍王惇謀殺繇事泄繇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夏四月吳主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繇表奏多見

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選大將

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較習曰吾立此軍

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

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

三年秋八月吳孫琳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

目獲重遂稱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武

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闡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
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
二子熊損所言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吳主皆殺
之損妻即孫安妹也繇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
王及將軍劉承謀誅繇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
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繇專執輕小於孤孤前救之使速
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事見前又委
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
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
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
圍之作版詔敕繇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止爾自當得之

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宜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人臣不
曉大事且繇同堂姊避追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
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繇九月戊午繇夜以
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倉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
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
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
宅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
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繇使光祿勳孟宗
告太廟察吳主為會稽王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三歲不
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亦
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繇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

以吳士罪班告遠近尚書相尋不肯署名緡怒殺之典軍
施正勸緡迎立琅邪王休緡從之己未緡使宗正楷與中
書郎董朝迎琅邪王於會稽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
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
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
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
孫緡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
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
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知大小踴躍自以伊
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知且下搖蕩衆聽疑惑
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

而止沮翻之子也

緡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
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王至便殿止東廂
孫恩奉上璽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自
官陪位緡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答拜即
曰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孫緡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
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諭下詔以緡爲丞相荊州
牧增邑五縣以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
據幹闔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布爲輔義將軍封
永康侯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
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
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得魏何

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非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夫射鉤斬祛在君為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已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泣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

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今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吳主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類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或有告綝懷怨悔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囚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收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又以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與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吳主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

能吏書而亦略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吳
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其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
臘會有陞兵以誅之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諺言
明會有變琳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琳益懼戊辰脚
會琳稱疾不至吳主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琳不得已將入
象止馬琳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
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琳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
不足煩丞相也琳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琳叩頭曰願
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琳復曰
願沒爲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琳
首令其家曰諸與琳同謀者皆赦之赦伏者五千以孫問

乘船欲降比迫殺之夷琳三族孫峻棺取其首以殺斷其
木而埋之吳主改葬諸葛恪朝臣有乞爲諸葛恪立碑者
吳主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
託孤之任死於鬻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復

三
之且問以

可卒制可因

言

解